



圖11 鍾肇政
照片提供／文訊雜誌社

傳一盞台灣文學不熄的燈

2016年3月，鍾肇政獲第35屆「行政院文化獎」，頒獎典禮上打趣地說：「台灣所有獎我都得過了，最近才知道還有一個行政院文化獎，這個獎頒了35年，為什麼現在才輪到我這個老頭子？」這句話由鍾肇政說出來一點也不為過，因著不倦的創作與對台灣文學文化的催生與呵護，他曾受聘為總統府資政，獲二等景星勳章、二等卿雲勳章、國家文藝獎、台美文學獎、吳三連文學獎、總統文化獎……等多個獎項，在在證明了他對台灣文學與文化的貢獻。

1943年中學畢業，兩年後二戰結束，任龍潭國小教師。自第一篇文章〈婚後〉開始，鍾肇政即以文學創作為其一生志業。然而戰後本省作家，面臨語言的轉換處境是很艱難的。領獎時鍾肇政說，從學習寫作到1960年成名作《魯冰花》獲得刊登，共經歷了9年，「我是禁得起退稿的勇者吧。」還有政治氛圍：「我走過白色恐怖的歲月，為了保護自己，我投稿到中央日報，才找到了保護傘。」這是戰後台灣作家一同面對的創作環境。

鍾肇政寫作生涯中，各種類型：短篇、中篇、長篇小說、散文、評論、劇本、翻譯

無所不包。最為人所知的，鍾肇政是台灣大河小說巨擘，與《魯冰花》同年發表的《濁流》，並在其後接續完成「濁流三部曲」《江山萬里》、《流雲》；耗費十載發表巨著「台灣人三部曲」《沉淪》、《滄溟行》、《插天山之歌》。彭瑞金認為其長篇將自己界定為歷史的探索者與繼承人，他的大河小說上承吳濁流，下啟李喬、東方白等人，且是以原住民主題為創作題材的先驅者。他的作品體現了台灣的本土性與作為世界文學的高度，一個台灣人的認同與使命感，且為台灣人找尋了歷史的定位，及生生不息的生命力。

在1950年代，台灣作家既無發表園地又無中文表達能力時，鍾肇政不只自己創作，更串聯各地台灣作家，創立互相閱讀批評，刻寫鋼板油印分送的《文友通訊》，使得本省作家慢慢有了寫作的信心，以及生長的環境。自此往後，參與吳濁流創辦的《台灣文藝》、擔任《民眾日報》副刊主編、1965年主編「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」、「台灣省青年文學叢書」等，讓本省籍作家獲得發聲、茁壯的園地，鍾肇政與文友的書簡及其隨筆，字數竟接近一千萬字。台灣解嚴後，更出任「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」第1屆理事長，擔任台灣筆會會長、客家電台董事長等職，並催生「行政院客家委員會」，鍾肇政不啻是客家文化拓展空間的先行者，也帶領著客家人投入台灣民主改革運動。

作家鍾鐵民認為，鍾肇政是「台灣文學而生的……台灣文學之魂」，彭瑞金則認為是「文學的傳燈者」。直到今年，即使身體不如過去行動方便，鍾肇政仍堅持每封信都親自回信。這盞不熄的燈，想必會傳至悠遠的後世吧。